

月後。以暴疾卒於京。其子奉柩還。公猶易服弔其喪。其子跪泣曰。人子固不敢言親過。但悖德者不祥。吾父負公而死。天也。願公無弔。公笑曰。爾父豈負我者。我為人。所陷。波及汝父。輩。汝父欲保全身家。萬不得已。姑借我。以免禍耳。吾獨不能諒之。是我又負汝父矣。人皆服公雅量。

太保費文憲公

太保費文憲公。年十六。領癸卯鄉薦。赴試禮部。道經呂梁。洪時公從父某為主事。有事於此。一見公。即曰。吾姪此行不第。當卒業北雍。公愕然問故。答曰。近得一夢。吾見姪在北監。領籤出館。籤上寫彭時一字。彭公狀元宰相也。吾姪勉之。已而公是年果不第。即入北監讀書。專事博洽。以資策學。至丁未。果狀元及第。官至少師大學士。計得夢時。彭公尚在。及後。彭公卒於官。謚文憲。公以嘉靖乙未。再召入閣。亦卒於官。謚亦如之。二公不但科第祿位偶同。雖考終賜諡。如出一轍。亦異矣。

罪雪錄

虞文靖公

錙積

來遠榜樓

虞文靖公集。在翰林。一夕夢兩朱衣引至一官府。見一人服王者服。乃孔子也。公跪於陛。孔子謂曰。汝集善為之。公退至殿陛。一跌而寤。公恐遺忘。口誦所言。俄而聞叩門甚急。亟起。乃王召議事。二使以上廐馬翼公至承天殿。朝臣及諸學士具集。王曰。上晏駕。上都某欲竊神器。僞使者齎詔且至。卿等在廷。曷以處之。眾無語。公默省夢中語。乃進曰。殿下為中令。監國宜即大位。於是定計。諭中外。初國璽在上都。乃蠟為天子印章。頒詔先遣使守古北口。候僞使者殺之。焚其書。此臨大事。決大疑。聖人假夢以堅公之志耳。

蔣氏

蔣氏。姑蘇巨家也。有子甫八齡。欲為求師。慕鄭明德先生。具禮延之。先生不屑往。蔣亦跌宕者。遂厚延鐵崖楊先生。其道鄭不就之意。時先生居吳淞。放情山水。日攜賓客。妓女以文酒為樂。謂蔣曰。能從三事。則可幣不足計也。一無拘日課。二資行樂費。三須卜別墅。以貯家人。蔣欣然從之。鐵崖竟留三年。後其子亦有名於時。

黃鼠

北方黃鼠穴處。各有配匹。人掘其穴者。見其中作小土窖。若牀榻之狀。則牝牡所居之處也。秋時蓄黍菽及草木之實。以禦冬。各為小窖。別而貯之。天氣晴和時。出坐穴口。見人則拱前。腋如揖狀。即竄入穴。韓孟聯句。所謂禮鼠拱而立者是也。惟畏地猴。地猴形極小。人馴養之。縱入其穴。則銜黃鼠。曳而出之。味極肥美。元朝恒為玉食之獻。置官守其處。人不得擅取也。

鷓鴣林子

趙鈞

回龍院

吉安永豐山中有地名回龍院。極為崇峻。文山先生一日奉皇后避亂過此。為元兵所追。走入院中。兵益近。自度不免。乃禱於山曰。若趙室尚可延長。此峯當傾。橫絕山口。以遏來兵。山峯遂崩。兵至路迷。遂不能度。山中有毛姓者。族甚眾。因留其家。凡二日始去。村中蛙聲甚鬧。后問曰。亂鳴者誰。曰。蛙也。曰。何用苦鬧。蛙聲遂絕。至今此村蛙不鳴。先時毛姓造一牀。甚華。但寢其上。則搖動不寧。遂不敢用。適后至。則以奉后。牀不復動。亦異事也。

洪武初。參知政事劉公某。王公某。蒞浙江。日改拱北樓為來遠榜。揭榜往視之。張乘槎善拆字者。曰。三日內主哀喪之事。如期王公母夫人病卒。劉公以歷日紙邊坐法。王公延槎問故。槎曰。來者喪字形。遠者哀字形也。旁之二點相續者。淚點也。公命槎易之。乃名為鎮海云。

皮匠

元薛公世南。為山西僉憲時。言一皮匠忽書見二急脚召渠。云是冥府符命。其人令家人作饌供二冥使。家人無所見也。且語家人曰。我平日寡德。雖死必復生。慎勿葬我。是日果死。三日後復蘇。云至一官府。設王者儀衛。一人冕服坐殿。廷問曰。汝知過否。皮匠曰。某有生以來。未嘗造惡。王者命以物如青泥之狀塗其頂。久之。心骨醒然。累世之事。皆能記憶。王者曰。白起坑長平四十萬卒。汝不預乎。其人乃王紘九世身。對曰。起坑卒時。某阻之不聽。非某罪也。上帝以某有陰德。賜某八世為將。今九世矣。俄而起械而至。羸然一鬼囚也。與之對得其情。起復押入冥獄。夜叉果放還。自後棄所業。乘馬出入士夫家。能談其前世事。予聞諸王少師文王。聞諸薛公云。